

狂風社出版物之一

實 生 活

高 長 虹 著

1 9 2 8

革命的心

一 夢

革命詩人劉天章從監獄出來之後，在一家書局取了五十元的版稅，趁了定生船從上海回北京去。這時是十五年的冬天，天上人間都充滿了嚴冷的空氣，詩人的心也像要凍住了。他這十四天的監獄生活，在他的憤激的情緒上燃了一盆烈火。當他初出獄門的時候，他看見這個世界異常地可愛，像剛從肚子裏爬出的一個嬰兒，他應該哺乳牠，用了更大的犧牲。可是沒有經過了兩天的工夫，他的這

種超然的純情，被那夾雜着人氣的海風一吹，一齊都烟消雲散。他仍然是頹喪，懶惰而且不平。他覺着他的舊病又要犯了。

“我可以回北京走一趟，或者——，”他這樣想了之後，當天的晚上，他已是統艙茶房間的旅客了。

統艙的茶房間，在一隻船上，算是最下等的上等地位。牠比統艙好的兩點是：空氣和鋪位。他覺得很安適的。船搖動了，他的思想也隨着搖動。他的家庭，監獄，和那個全盤的世界，都在他的思想上搖動起來。他覺得自然當真是一致的，一切都像這船，連他自己。

“我回北京有什麼事情做嗎？”他問他自己。他想不出一個答復來。他也許是想回去看看他的朋友們，他也許是……他想回去看他的那個真正的朋友那北京的狂飈。他是同牠一般生下來的，一般長大了的，以致他離開了牠像是離開了他的心，像是一苗無根的草。

“我要革命，我回去只停兩個禮拜，我要取我

的革命的心去。”他想着，直到他的心疲倦到睡的時候。

天章恍惚在北京的一條街上走着，他遇見他的一個老朋友了。那是他的一個七十歲的老朋友。他本來是住在鄉下的，大概這時已來北京住了。他像是獲得了一件寶貝似的歡迎他，連他的那銀白的鬍鬚和頭髮，都像樂得在笑了，那個精神健壯的老頭子！

“你這個時候回來了嗎？真是最好也沒有的事！”老頭子贊歎着，問了他一些別後的狀況，便硬拉着要到他的家裏去。他是非常贊成的，這事，他非常贊成地去了。

他的客廳收拾得非常精緻，我們的詩人一看便知道這是他女孩子的手筆。他恍惚是立在雲端，俯視着那玲瓏小巧的地球，珍珠般的星兒滿掛着在他的頭上，他却像忘記了歡樂，他像在等候着什麼奇蹟的降臨，他……

正在談話之間，一個絕美的，絕美的女子走了

進來，夾着一個皮書包。

“爸爸！”這聲音像銀子一般地響。

她已經看見他了。她顯然有些心跳，她的藕白的臉上立刻浮現出桃色的紅，她的眼珠立刻透露出驚奇，歡樂和光榮。片刻之後，她又鎮靜下來，微帶羞澀地笑着向他點了點頭，站在她爸爸的身傍。

一個人到了幸福的時候，他會失掉了知覺，一切他都會忘其所以。幸福是一件沒有形體的東西，牠也會使別的東西沒有了形體。我們的詩人現在是一個幸福的人了。

“你同天章談着，我……”老人說着，走了出去。

他不知道這樣個世界是如何創造成功的，他於是乎知道這是夢了。他現在是幸福在夢中，同那個夢中的她。他同她談了一些甜蜜的，甜蜜的語言，這些語言從他的或她的嘴唇上迸出就像純熟的櫻桃從牠的母樹上落下。他們不像是初次的傾談，他們是久別的愛人的重逢，因為他們那樣投契地談着，正像是背誦那讀熟的詞句。這是誰告訴她的，誰

在指使她呢？他已愛過她三年了，他幾乎愛得快忘記了。她呢，她也已三年了愛他，她的愛成熟了。他們完全地領會，完全地了解，完全地信賴了他們自己。

老人走了回來，裝出像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他告辭，他們送了出來。老人囑咐他在他未走以前時常到他家裏去。他……

船在搖動着，他看見他睡在黯淡的燈光下，他笑了。

“這是一個真實的夢，”他對自己說着。他接着便追問他自己爲什麼會把這樣一件事忘掉，他的這一段已到期的未了的心事，夢把他喚醒了。牠是真實的夢，也是真實的事實。他得到意外的滿足，像是一個無歸落的迷魂，遇見了仙子的引渡。

“我有了我那回北京的職務了，”他最後找到了他的答覆。

二 他從夢中回來

十六年冬天的北京，據住在北京的一般人說，是最窮的北京了。要說到顏色上，却也要算是最黑暗的北京。文藝家說：寂寞呵！哲學家又嫌太紊亂。一般的人們又都顯出對於什麼都沒有辦法。窮在那裏的青年學生們，都像是大禍臨頭，找不見出路。爲了目前的生活，爲了中國呢，是該加入革命的戰線。可是爲了生命，却不能，犧牲須要有確實的代價。歧路上的徘徊者們無從決擇那一條是正路，又不能不去走一條路，所以他們走上了歧路：有一些人抱着顆熱切而恐慌的心，離開北京，有一些人平安地，愁悶地留下了。

我們的詩人自以爲他不是這兩派人中的任何一派。第一，他靠了他的作品能夠維持生活；第二，他如偷安一時呢，他便會創造出革命的藝術；第三，他如再去參與那實際的革命，他敢決然地相信他沒有一點自私的觀念。假如在我們的詩人的前面有三條路時，他便以爲三條路都是正路，而他又可以同時都走：唱着革命的歌兒去革命，不是爲了一

塊大洋。

可是，現在在我們詩人的前面却開了一條岔路。雖然他沒有那種主見，但是，事實會證明，他回北京完全是爲了戀愛。這個時候，人有講戀愛的特權嗎？他便又計算有多少人是爲戀愛而去革命，他決定了回答：有！而且他顯然又是對的：他戀愛，只是爲了一個夢。

有北京的狂飈在歡迎他，他一接觸那雄壯，激昂，凜冽的聲樂，他立刻像是一個歷史上的英雄了。他得勝地回來，能夠再見他的故鄉！他瞻望那些灰色的景物，像捲在沙土和冰雪中的，如都有生氣，而且能說話。牠們都在歡迎他，那北京和牠所有的一切！他十分感激地領受牠們的盛情，牠們是忠懇，坦白，自然，雖然苦艱，然而却偉大。就像那狂吼的風，牠只像在行其所不得不行，但是牠不傷人，牠反而可以鼓舞人的勇氣，磨鍊人的堅忍。

“而且北京是美的，”他想。“因爲牠有那美的

心，有那美的女子。”

他爲了這種精神上的特殊的暢爽，他下了火車，便步行一路走來。人家也許說他是一隻候鳥，因爲他大遠歸來却沒有攜帶一點行李。他像是早已回到北京，他今天在從南城走到東城，嘴裏哼着一種不知名的調兒。

“劉先生回來了，可發了財了吧！”這是一個守門的老婆子的聲音。他回來了，他正是一隻鳥兒，飛回他的故巢來了。

每天總有捕人的消息。他的一些朋友們，在他們會見之後，知道也有幾個被巡邏上了。人總是聰明的動物，牠們有在別的動物間所看不見的種種的花樣：牠們能夠這一部分人對待別一部分人就像人對待別的動物。在他的朋友中間，也有的還在寫小說，有的在演劇，也有的頹廢到整天縈迴着自殺的幻想。但他們却是一致地窮，一致地沒有一顆鎮定的心。

這個時代的青年都是富於自信的，但都沒有應付環境的能力。愛真理不如愛自己的意見。知道反抗而不知道同情。說不出什麼理由，却時常想破壞一些什麼東西。想報復，想流血，然都沒有實行的精神。天章也是這些青年中的一個，他自然也多少具有同樣的色彩。但他顯然同他們在精神上是相反的，這便是：他是真理和愛的擁護者，他尊視建設，他不咎既往，他又是一個思想即實行論的創發者。他同那些青年們的感情是非常之好的，只因為這種精神上的差異，使他們在思想的結合上不能有十分的默契。所以天章很少有機會暢談過他的主張。他像一個賣燒餅的，照着相當的數目在這一村莊裏賣了，他便又挑着到別一個村莊上去。他真確地知道：那下一個時代不久要來了。

這時，便有三個朋友坐在他的房裏。他們在亂談些關於文壇和演劇的事。

“聽說張燕梅要演戲了，同李秋香們一塊。”他們裏邊的一個說。

“真的嗎？”天章驚異地問。

“真的，是聽李秋香說的。”別一個青年回答。

“演什麼劇本？”

“還沒有定。”

“她如真的演時，我給她編一個劇本不好嗎？”

“那她一定會非常之歡迎的！”

一定會非常之歡迎的，真的嗎？燕梅女士，那個他早在潛愛着的燕梅，那個又漂亮，又有錢，又有名氣，又是廣交游的女子！

“她有一次，對着很多的人，她還稱贊你是中國的明星呢！”他的別一個朋友又說。

“真的了！我的夢，我的認識，我的感覺，我的朋友們的談話，一切都是真的！我無須奇怪，因為這些都是我意中的事。”他想了之後，他們的談鋒又轉到文壇上去。他們快樂地談着，直到他們分手的時候。

他知道那將要演劇的，不只是她，而且有他，而且他們將要演一本喜劇。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

已經排演到十分純熟了。

三 夢的實現

這是個下雪的天氣。嚴冷的大空包圍了銀色的北京。富人們關在家裏，窮人們倒斃在路傍。而大多數人們却仍然在街上奔波，只是頭頸縮小了牠們在空間所佔據的地盤，脚步加快了牠們的速力。在這個時候，不慌不忘，穩坐在房裏，幸福到忘我，做着溫暖的夢的，也許未必能夠有幾個人。張燕梅女士便是其中的一個。

她從學校下課回來，便打疊起心思來想這幾天她的新的遭遇。她那一天接到他的信時，她受了那種意外的幸運的來襲，她以為他是從上海來信的了。她已好久了，她的祕密的思想常在繫念着那個上海的他。她在一個刊物上早已拜讀過他的那些華豔的，情深的，生動而且肉感的戀歌了。雖然牠們是屬於多個主人的，而且是回憶的，遊戲的，或者悵惘的，但她的敏感啓示她，牠們的神異的產生完全是用了來訴說一種對於她的戀慕。這也正是她

數年的夢了。她只是爲了服從她那女性的心，她沒有敢顯然把這夢宣布出來。她有時也曾在什麼上暗示一點微意，但有時她又在過分地掩藏，反給與她的內心以相反的說明。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呵！這種危險也許是很普通的，也許沒有人曾經失陷在牠裏邊。但這總是女子們的一個極危險的危險。她們總須從這種危險中走了過去，這是愛的關口。她走過來了。她想她不久將要看見他。她將要心跳，……於是她便知道他已回到了北京。

“他什麼時候來找我呢？也許便是現在——，”她想。

“張先生，有位劉先生來拜會你呢！”一個老媽子進來向她說了。

她心跳：他來了！

“請到客廳裏去！”她說，竭力裝着鎮靜的樣子。

劉天章沒有在客廳裏候人的習慣。這大抵因

爲：一，一個青年和一個詩人，常有那種自由而不安分的脾氣；二，一個青年和一個詩人，常是一個反節文的純真主義者。可是，現在他屈伏了。客廳又這樣大，又沒有火爐，他冷得只在屋裏旋轉地走着。他時而看看牆上的字畫，時而在門口望望有什麼動靜。這很難尋找幾句適合的話來形容他這時的心的狀態。他想：很好，這是一種新的情緒。在相似的情況之下，他們也曾會談過一次。她仍將像那時的鎮定嗎？不能夠，因爲那已經是兩年以前的事了。他那時很窮。又沒有名氣，他們又只是初次的正式的會談。

皮鞋的婀娜的聲音，他望：她來了！他裝起他的跳動的心，佔好了他的地位。

她已走了進來。他們恭敬地交換了一個點頭。各人坐了各人的位置，棹子橫陳在他們的中間。他覺着自己很羞怯的，他在她那裏也看見他的相似的照像。

“什麼時候回來的呢？”她開始問。

“很有幾天了，”他回答。

她穿着一件樸素的綿襖，黑的裙子。他一看便知道這不是她日常的裝束。他這時喜歡她穿好的衣服，雖然他往常不喜歡這個。女子們真是奇異的，在一個男子看來。那是因為他是窮的的緣故嗎？為什麼她不把她那好的容貌，好的聲音也改變了呢？她比那個往日的她更為年輕了。她正是一朵初開的薔薇，却是生長在田野裏。她的圓潤的，紅嫩的臉蛋兒正像是初熟的果子，他將要摘下牠來。她的灣灣的眉兒，多麼情深，當那新月照在她臉上的時候，她會觸動過些什麼思想？他那面對着的，不正是他自己的一個完美的創作，一首付與了靈氣與形體的人樣的詩嗎？這些都使他確信：他現在是在戀愛着了。

她問訊了一些他最近的生活，她訴說了她一些心底的良言。她顯得很快樂，很幸福，像有太陽在照臨着她。她很穩微地承認了她過去的過錯，並且表示他早已知道他在愛她。她對他十分地感激，他像是一個天使，從天上飛來要救她走出那浮華的

深淵。她說她決意要改變她的生活，她不能再那樣自棄，麻木，貪享那目前的空虛的榮耀。她反而倒怕的是她不能夠改善自己，她不配做他的伴侶。他說了那一定是能夠的，因為一個人只要能改變她的環境，便什麼都能改變。她深深地接受了他的這種忠告。

“我只禱祝能夠有那麼一天！”她說着，像一個極忠實的信徒在禮拜上帝。

忽然，老媽子拿了一件緞面的皮袍子進來，要給她穿上。她竭力謝絕，說她一點也不冷。爭執了好久，老媽子終於驚異地又拿着走了。他非常得意，他也許尤其得意他一點都沒有參加他自己的意見。他是從心底希望她穿上的，然而他滿意她從心底拒絕了她。他能夠不感激她這種盛重的情意嗎？女子真是聖潔的，不可及的聖潔呵！

有幾個小孩子在那屏封後面偷覷着，大概他們已經聽說到這是個奇異的會合了。他們都很感到幸福，爲了那些童騷的嬉戲。

茶已經冷了。他們已談到契合於無間的契合。她起來給他倒茶。她把一杯熱茶放在他前面，她讓他喝，她看着他，她像一個妖精似的美麗。他不知道他看見的是什麼，他在做着什麼。他只預感到他將要完全地，完全地幸福了。這預感突然使他更親近了她。他們的嘴唇突然接觸了，他們突然擁抱在一塊。他們發狂地親密，一邊笑着，一邊流着熱的眼淚。肉的跳動真是最微妙的語言，在他們的沈默中宣布了那最真實的心。他們的眼睛相互注視着，像要相互看見了他們的靈魂。

“從今天起，連我的身體，都永久地，永久地是你的了！”她忘形地說着。

“這是我的使命，我是爲你而到這個世界來的！”他報答着她。

他們都強忍住那種氾濫的感情，各人又坐好了各人的位置。他們都像是快樂，而又羞怯。他們大膽地所做過的，現在倒覺着有些像偷情了。他們不約而同地望到門外，又望到那屏封的後面。一切都

寂靜，他們是住在他們自己的自由的樂園裏，他們勝利了。

她送了他出來。他們約會了下次見面的日期。他在雪地裏走着，他知道他那曾經久住過的北京還沒有過這樣一個明快的天地。

四 她的回憶

張燕梅在大學校畢業以後，便在一個中學校當了教員。她時常也在一些刊物上發表點文章，但她在藝術上却沒有什麼成功。她被社會傾倒的甯可以說是她的美貌和她待人接物的那種和藹與明敏。她雖然也把這個做了她生活上的一種慰藉，但她的靈魂的深處却時常感到空虛和對於自己的失望。她的日常來往的朋友中也有那美貌的，聰明的，且也舉止很闊綽的男性。她也知道他們也都在懷一種隱默的希望。但她對於他們却始終保持着朋友的態度。她有時簡直同他們在公園裏呀，北海呀各處遊玩，談到興致上時，她也同他們隨便說着笑話，幾乎忘情到使他們也會誤會了她的意思。然而

時會一過，她便又很端莊，很正色的了。這些事實，只在適可而止地說明她有那種羅曼的性格，她仍然保留着一個少女的天真。她也未嘗沒有想過：她爲什麼不愛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呢？她的回答是：沒有理由，她只是不愛他們。便連一個都沒有可愛的價值嗎？沒有，一個都沒有！他們也都是——一時薄有文名的。然而當他們稱贊她的那一篇文章好時，她覺着這只是她所不願受，又不當受的恭維罷了。

“我爲什麼不能夠成功我的藝術呢？因爲我沒有那樣心情，或者說，沒有那樣生活。我爲什麼——？因爲——，”她常這樣自問自答地想，她的微妙的心靈便常引她到那別一面去了。

不料在這幾天之內，她的生活忽然便達到一種不可攀延的高度，這使她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信，太大膽了。像是一陣洪水把她同她的一切都浸汩了，而他又像是在一個晴明的天，在一個平原上突然噴發了出來的。幸福的來臨，變動的節奏，使她

來不及睜眼去看，她已經是屬於他了。一個羅曼的故事，不是創作於那有羅曼的性格的人，而是創作自自然的。牠是神怪的，而同時又是現實的，那還能說牠不是自然的嗎？她希望這種生活已經很久了，她幾乎已經要絕望了；然而她却沒有想到他到來的時候，却竟會這樣容易，這樣突變地不需要自己用一點力量。

她同他認識已經在三年以前，她初從大學畢業的時候。但她早已從人們的傳述間聽說過他了。他是一個頂奇怪的人，人們都這樣說。他們佩服他的天才，他的刻苦，他的犧牲的精神，而攻擊他的驕傲同不識世故。有人說他是一個神經病的患者。他後來同她的父親認識了，而且很相好的。她便也是從她父親那裏纔遇見了他。他能夠不是一個奇怪的人嗎？然而他的印像，竟不能夠再從她的潔白的心上洗滌去了。她覺得連自己都奇怪了。她一點也沒有觸動過愛他的念頭，但是她似乎已在愛他了。這能夠叫做愛嗎？不能夠！這只同一個人看見過一

次奇怪的景物便不能夠忘記了是一樣的，這不能夠是愛。然而這張奇怪的景物的照像攝在她的心上，竟一日比一日顯明，而且漸漸地生動，竟至主宰了她的所有的思想。

她每逢從那許多許多的人們中間特意去想那一兩個人時，那便是：第一個是她的母親，第二個是他的父親，接着便是那個奇怪的人。

她的父親也常對她述說他的行爲。

她需要改變她的生活了。全盤地改變嗎？全盤地改變！她將要捨棄了她的職業，捨棄了她的小康的生活，捨棄了她的環境。這些對於她是很舒服的，然而她被埋葬了。她想起她日常的那些朋友們來，她覺得幾乎就像她在想着她在孩子時候所玩過的傀儡人兒。他們將要怎樣批評她呢？社會將要說些什麼呢？一件人人都料不到的事情，她做出來了。人家將要說：她被一個魔術家拐走了，拐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這是一件傻事，却是由一個聰明人做出來的！

她已經打定了她的主意，她只待看見他時，她便完全宣布出來。他一定也會奇怪的。他也許以為她終會是一個不革命的女子。然而那不革命的也許是他！他如何能想到她會這樣改變得快呢？他也許以為他收了一個學徒，他將慢慢地教育她。而她却要去作一個急先鋒，做一個比他更勇敢的戰士。愛的意義便是一種更大的驚恐，牠需要使接受牠的人禁受不住。這樣愛，人們便幸福了。兩個人走起路來，要比那一個人走路更快，而其中那個最快的也許正是從前停在路傍的那個，這便是愛！她怎樣快樂呵，因為她在創進那快樂，而且完全地賜與了他！

她在焦急地等候着他們二次見面的那一個日子。

五 他的回憶

他從第一次知道世間有她的時候，他便愛了她。他以後認識了她的父親，他知道他所遇到的是什麼機緣了。他已經夢見過她。當一個女性在他身

邊走過去時，他常想起她來。那時，她是一個大學生。但他呢，一個漂泊者罷了。人們的傳說又好像都是反對他似的。人們也都說她的壞話，把他們的謠言當做了她的事實來宣傳。他常是她的辯護者。她也將爲他辯護嗎？大抵人們的習慣常喜歡拿別人的生活來做自己開玩笑的材料。如其一個人同一般的習俗多有衝突的時候，就像他是一個奇裝異服者，更會變成衆矢之的了。但他呢，他便專喜歡這樣的人，因爲這正是他自己的同調。

他同她的父親相交有半年的光景。他們的感情是很好的。如果他要立意對一個人表示他的好感的時候，那個人便怕沒有法子不喜歡他。那老人也委實是一個和善的人，又有點名士的派頭。他們又都有喝酒的嗜好。他常從他那裏聽到關於她的述說。她是他惟一的溺愛的女兒，幾乎可以說他活着便是完全爲了她的。她在很小的時候，他便教她看紅樓夢，水滸一類的小說。她在中學校的時候，便一點鐘可以寫六七百字的文章，而且不改一個字。

她只是貪玩，不大肯用功。她愛自由，慣好同教員們打麻煩，因此還竟被開除過一次。近年來她也像很寂寞的了，那快活的小人兒！她放假回到家裏的時候，她沒有人談話，便時常遊山玩水，或者坐在房裏。而且，有時夜間，她被臭蟲咬着，竟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嬌嬌啼啼地哭起來了。

他那時，便預備着看見她的時候要到了。她將要怎樣對待他呢？愛他或者不理他？那老人，他將要述說些什麼，在她的面前，他將要怎樣介紹他呢？

時候便來了。他們已經認識過而且談過話了。她完全地淡漠：他相信他是失敗了。

他們說她很胖，她的腿可笑地粗。不料纔是那樣的嬌嬌婷婷的美人。她又喜歡隨聲唱着歌兒，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歌，但他覺得那是好聽的。

他從那第一次在北京拜會她以後，他更加完全地明白：一切都完了。此後他便想竭力忘記了她。可是，他每逢走路的時候，如其可以從那裏經過，他

總樂於繞一點道從她的門前過去。他沒有一次看見過她。他想，她也許是搬了家。

可是，他無意中在別的街上走着時，他却遇見過她幾次。她總是忽忽地坐在洋車上過去了的。她總是掉回頭來望他——遠了，她顯然是不敢認他了。他呢，他又如何能夠決定那一定是她呢？

在第二年的秋天的一日，他又在公園裏遇見了她。那時已是晚上了。她同幾個朋友離他不遠地坐着。他們在討論演戲的事情。他從那微風中傳送過來的聲音知道那是她。他也依稀還能認出她的那種特有的姿勢。他們談得很熱鬧的。那其餘的是些什麼人呢？唉，是幾個二百五的青年文人呵！他也有他的朋友在一塊談着。他幾乎有些情急了，他放言高論地談起當時文壇的現狀。他幾乎罵盡了一時的那些大的小的，所有的文豪。他看見她回頭望了他幾次，她有時又像在傾聽着他說些什麼。那一晚，直到公園裏沒有一個人了的時候，他纔同他的

朋友們走了出來。他一夜沒有能安睡，他知道他做了多麼壞的一件壞事！他恍惚夢見她死了，他伏在她的屍首上，接吻她，她的冷的嘴唇像一塊冰。忽然她又坐了起來，他驚得便跑，他聽得她的聲音在他的背後喊着。他醒了。她將會恨我了嗎？又是些什麼夢呢，那今夜她在枕上所遇見的？

不料，沒有幾天，他又在一個演劇的團體遇到她了。他們又認識了，而且她待他又非常地客氣。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却沒有再去找過她一次。

不久，他便攜帶了他的使命，離開北京，到上海去了。

上海的卑俗的風習，和那種軍閥的，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最露骨的橫暴，催逼着他把他的全心都貢獻給那革命的事業。堅難困苦，都只能使他更加勇壯起來。可是，日積月累，他親切地感到，原來沒有一個人能真正了解他的。有一些人簡直以爲他

是一個狂人。有的人簡直誤認他的博大爲一種愚蠢。他知道他們在他的背後嘲笑他了，雖然他們在他面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真心地，真心地待他們是最好的朋友！他頹喪了，他傷感了。他想起了北京。想起了北京的她，想起了……他便寫起詩來，在一個刊物上發表出去。他知道他仍然在需要着戀愛。這些詩便做了他的情感的惟一的寄託。他幾乎是毫無目的地抒寫着，雖然他已預感到他的戀愛將要在這些詩歌上開花了。

於是，他便坐了監，他又走了出來，他又離開上海，他又回到北京。

這些不都像是一個夢嗎？現在，也許他的夢正在要醒了。當他追求她的時候，她躲開了他，到他忘記了她的時候，她又盈盈地走出來了。好的，讓她出來也好，因爲這正像是他所在摸索的啊！

六 古屋新生

在東城的一條僻靜的胡同裏，有一所中等樣

式的房屋，是劉天章數年來常住的地方。進了那間寥闊的東屋，看見陳設簡陋，除了各處堆滿了書外，最多的便是塵土。這很像是好久了沒有人跡。天章住了進來，又已一個禮拜多了。他因為馬上又要離開北京，所以也懶得收拾牠們。因而有人編派着罵他，說他的房裏是不會有闊人來的。爲什麼需要他們來呢？這不是太可笑的話嗎？可是今天，他孩子般地想着，却真要有一個闊人來了。他也許還沒有想到過這樣一個地方會被這樣地享用。他從早上醒來的第一眼中，已看見這裏像充滿了豔陽。他覺得從她這一次來臨之後，這條胡同，這所房屋，牠們將永遠是新的，是被人紀念的了。

他們所說的她要演劇那件事，她那天已向他當面更正過了。可是他以為也不妨相信了那是事實。因為她其實已作了劇中人了，而且他也是的。他已爲她編好了劇本，或者說，他們兩個人已合編了劇本，他們又已在合演了。那天演的是第一幕，今天的便是第二幕了。他已出現在臺上。她將什麼時候

纔出來呢？她將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呢？他雖然像初次登臺，又像是忘了劇本，但他却一點也不露出慌張。因為他知道，到那必要的時候，他自會做出那極自然的表情，念出那極純熟的劇詞。

當她在門上輕輕地一推的時候，當那門房裏的老媽子剛“誰？”地喊了一聲的時候，他早已跑出門外去了。當然是她！他用力地握了握她的手。他們相互謙讓地走了進來，面對面坐了。她正像一個生客那樣不自覺地望了望屋內的週遭。

“從那裏來的？”他先問她了。

“剛下了課，從學校來的。這兩天可真忙極了！”她說到這個忙字加重了語氣。

“還有幾天就考完了？”他又問，也許他希望那便是今天。

“後天再考一天，罷罷，就算完了！我一天都不能忍耐了，這樣沒個性的事！”她說時，微微地蹙着她的雙眉。

他憐憫而又快樂地望着她。他知道這幾年的單調的生活幾乎葬送了她，她現在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她也許後悔不應該直到現在纔對他宣布她的心跡。他又知道了她現在在預備着做什麼，這幾乎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奇蹟了。

他們隨便談了些關於那個學校同牠的學生的閒話，引申了來又談到教育。他們一致承認了在革命成功之前，教育是沒有法子辦的。他們又談起近幾天來又被抓走的學生，都不知道下落。最後，他們便斷定了這時的北京，實在是一個最黑暗，最黑暗，最黑暗的北京。

“你預備什麼時候走呢？”她突然問了。

“走嗎？走那裏？”他出其不意地這樣反問着。“我本來想回北京住兩個禮拜，但是我已經快要住到兩個禮拜了！”

“那好極了，那我希望你就走！”她說時，立正了她的身子，表示鎮重。

“就走？那末——你是什麼意思？”他像在試探

地問。

“我是說，照你原來的計劃，你住到兩個禮拜，便立刻回上海去！”她解釋她剛纔所說過的。

“那末——你呢？”他問，不轉眼地望着她。

“我——隨你的便！”她沒有說時，早禁不住笑了。

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走到她的身邊，抱住了她。他們像兩苗火燄似的合在一塊，流着歡喜的淚。

“我決定了跟你走，我們一同到上海去。”她向他說，看着他的眼睛。

“同我走，便在這幾天之內？”他叮囑着問她。

“便在這幾天之內，到你的兩個禮拜的期限滿了的時候。”她決然地回答。

“但是，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北京。”他說，笑着。

“不，我們要走，我們一定會走了的。”她說，像一個預言家。

“那末，人家要說你些什麼呢？”他問。

“隨他們的便，他們說我跟你跑了！但這不

正是事實嗎？”她解答。

“你不讓你父親知道嗎？”他又問。

“我寫信告訴他，”她回答。

“我過的是很苦的生活，你能够跟我一同吃苦嗎？”他又問。

“什麼都能夠，我只要同你在一塊！”她回答。

他感激而自得地在她那嬌嫩而又剛健的嘴唇上接了最長的，最深的吻，他把他的所有的信託都由這一吻，輸送入她的心窩，牠們深藏，深藏到連他自己都不需要再看見了。

在晚上到來的時候，他送了她出來。初放光明的月亮照着積雪，在低的空間浮起了一層嫩黃的乳白。車子早已叫來。他們在最後的握手中傳達了他們的最深的情意。他們最後又相互凝視了一瞬，她上了車走了。像有悠悠的音樂在空中響了起來，漸響漸遠。他立在門口望着，望到看不見那車的影子。

七 革命的心

在這忽忽十幾天的短時期中，北京的社會又經過了很大的變化。青年學生和那些有新思想的人士，差不多已走了有過半數了。在北京住着呢，是只有窮迫，恐怖和絕望。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先後到南方去。他們相信，一過了新年，他們將二次回北京來了。他們那時便會用勝利的歡喜來恭賀那個新北京的典禮。

也在這忽忽十幾天中，劉天章已經尋得他的心了。他得到未曾有的精神上的剛健，他知道他已經能夠更努力地，更努力地把他自己完全獻給那革命事業。張燕梅呢，她也像初次纔發見了生命，在她的面前開闢了一條光明的路，而且她也已毫不遲疑地走上去了。

等候在東車站上的火車，現在又到了時候，載着牠的旅客們送到天津，然後再聽他們自己分發到各地。有那些女人們來送她的丈夫或者別的家屬，她們知道是在不平穩的車頭，在依依惜別之外，

更神經過敏地流着多事的眼淚。普通送朋友的人們，那態度上也不但具有冬天應有的瑟縮，而且附加了一種此時所特有的不安。在這許多的人衆之中，有兩個人却純然是例外。

他們是歡樂的，無憂無慮地，而且像十分消散的。人們從那表面上去看，不會知道他們是甚等樣人。他們有那時代精神藏在他們的心裏，但他們沒有那時代色彩。他們正像是超絕一切的，如他們的生活。在北京那麼多的人中，他們能夠歸入那一類呢？他們離開北京，因為他們自然要離開北京；他們自然要回到上海，所以他們便回上海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同那應該爲民衆而生活的生活，兩者間有完全的一致。

他們謝絕了他們的朋友，只他們兩人來到車站。他們看那形形色色的旅客，非常有趣。有時又不免要歎一口氣出來。他們共通着那些人們的心情，但他們的心情不同於那些心情。他們要憐憫他們，拔救他們，因為他們自己是幸福的，有力的人。

他們肩並肩來來往往地走着，說着話。

“我們什麼時候便可回來呢？”她問。

“說不定吧，也許明年的春天，也許後年！”他回答。

幾個荷鎗的兵士從他們身邊一溜烟走了過去，很奇異地看着他們。他也把他的眼光跟定了他們看去。

“就說這幾個兵，當我們再回來時，他們又不知道會到什麼地方去呵！”當他們走遠了時，他感慨地說。

“如他們有思想的時候，那中國便好了！”她也從兵這個題目上發表她的意見。

“可是，思想是危險的東西！”他說着，笑着又望到那兵們走去的地方。

“我便非常想當兵去，我只要知道什麼是最後的一次革命，我便立刻願意去當了兵！”她說着，握住了他的手。

“我覺着，最好是你去做一個將軍，那末，我便給你當一個衛兵！”他說着，笑了，緊緊地捏了一下她的手。

鈴響了，他們走到車上。

他出神地從窗裏望到遠處。今天的天氣很奇冷的，但沒有風。天空作蒼白色，鋪在那青蒼的天的下面。人們都說北京是一個白都，也許是恰合的。但他這幾天却習慣了叫牠做死城。可是，死城裏有新生命，白都有赤紅的心。狂飈也坐着在他的身邊。北京的靈魂，已經爲他所攝來，爲他所領有了。當他在上海的時候，他如何想念北京；他現在又在如何想念上海呵！他們又將要說他什麼，那些淺見的人們？他真是演了一本最羅曼，最羅曼的戲劇！他想着這件事情一旦傳說開來，人們將怎樣奇，怎樣豔羨。他們也許會以爲像他那樣的人是決不會得到女子的愛的。還有的那等女子，沒要緊地在暗中嘲笑他，還有的，簡直像忠告她的同性，誰都不要愛他，還當一件重大的事。而他却不聲不響地得勝了，出乎他們

意料之外的得勝。他們也許也編派出別樣的笑話來。他又想到那些愛過他和還在愛他的女子，便有一種悵惘的悲哀從心底上升到喉頭，他覺着哽咽了起來。

這時，她正捫着嘴看着他笑。車動了，他掉回頭來。他笑了。

汽笛嗚嗚地吼着。車像學着官僚的步調，慢條絲理地向前蠕動。送行的人們也蠕動地從窗裏往那相反的方面橫排兒移開。行人們在窗裏打着招呼，點頭，擺手。

他們也立正了身子，自然表現出那種嚴肅，虔誠的態度，望着那茫然移動着的後方，像是留別那多年的老友和惟一送行，而且不久便會重逢的北京。

十七年一月十五日。

她,第三個丈夫的第三個妻子

他是鄉下的商店老板。十年前,他的第一個妻子死了,五年前他的第二個妻子死了——現在他有他的第三個妻子。

她是鄉下的一個小商人的妻子,他們過活到五年前,他死了。他的哥哥是商店老板,她同他繼續下去完成那種富而圓的生活。是的,這種生活確乎是一個圓:一個新的變換加一個舊的升長。但不幸這個圓纔是空的,牠缺乏一個光榮的名義。

她時常對於光榮而不能忘其追慕,以致在她

的心上凝結成一個堅硬的核。

她病了，雖然她仍同他享樂。

“你想要什麼都好，只要同我在一塊！”他說。

她的回答是：“我快樂。”但她沒有說：“你如何能夠給我所要的東西呢？”

一天，第三個丈夫來到她的家裏。她像是他房裏的那幅圖畫，他愛了。又是一個變換，而且他有升長，他有名義，她也愛他。

一個新的生活在他們中間開始了。他愛她，因為她難服伺。她也愛他，因為他愛她。

鄉村的女人們都抱怨她們的懷裏沒有抱着一個商店老板。

但是，老板一天回商店去了。從這一天起，他回想起她所離開的地方。她以為她受了騙。

“名義有什麼用處呢，比起一牀裝滿的被窩？”她問她自己。名義成了她的最大的刑罰了。

她虐待她的媳婦，像她在報復那責罰她的。

她的兒子回來了，一個小商人。他虐待他的妻

子，愛他的母親。

“名義有什麼用處呢，”她愛他了。

他的手觸着她的腋下的時候，外面的人都聽見一陣忘形的狂笑。她的媳婦向着人們努起她的嘴唇形成一個肉的小墓塚。

有時候她是很美的。她的臉像粉一樣白，她的嘴唇和臉頰像胭脂一樣紅，她的眉像墨黑的兩把小刀，她的頭髮光而且油。那時，她是一個少婦。但也有時候，她正是一個灰黃的普通的中年婦人。

她的屋裏掛着一幅鄉村式睡美人的圖畫，一隻小腳高高地蹺起磕在別一個膝蓋上，袒着肥嫩的乳頭，身上爬着一個白胖胖的小孩。當她剩下一個人的時候，她常望着她，她們溶化了，她的呼吸塞滿了全身使她的肌肉都漲起來變成一個氣球。

“我為什麼需要一個孩子呢？他是我的小小的丈夫。”到她覺察了她在這樣想時，她掉下來了，掉在獨宿的坑上了。

她痛哭她的命比她的眼淚還苦呢！

她白天睜開眼看時，只有一個長工，她的丈夫的表弟，一個蠢笨的男子。她怕他而且恨他。她夜裏做了一個夢：一隻黑豬擺來擺去地在地下走着，牠不敢到坑上來，雖然她也一般地愛他。

她終於又找到一個變換了，但他只來了兩次，便被表弟罵走了。

牠竟敢站起來扼住她的咽喉，那隻黑豬！她想起在戲上看過的謀害的事。

她的丈夫二次又回到家裏，他同他的表弟吵了第一次很長很長很長的嘴。她尊敬他像她尊敬的情人。

女人們在心裏都羨慕她，在嘴裏都譏笑她，在當面都對她以極好的待遇。男人們因性的嫉妬同階級的同情都看她是一個妖精。

表弟第一天的上午在田地裏鋤草，流着火的太陽的光線幾乎要燒斷他的腸子，曝露出他的所有的隱伏的東西。

“似乎一個妖精向他走來了，”他立住鋤頭，望

着。他的眼裏迸裂着火星。他的頭上像壓着無限的重量。血管裏突然氾濫起一陣洪水，使他忘掉了呼吸地跑回家裏。

他瘋了嗎？他瘋了！他瘋了？……

當他走進廚房裏的時候，第一個被他看見的便是那把明晃晃的切菜刀。沒有看見，早握在他的手裏，沒有看見，他早進了主人們的屋裏。刀刃決然地向着表哥的肩膊砍去……洪水一般的一陣忘掉了性命的吶喊……

他被捉了，他的刀已被奪在別一個人的手裏，那是被機遇派了來正從房外走過的一個有力的人。而且只有他自己受了傷，而且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自殺還是尋兇。

這是一個上上的長工，忠實，勞苦，樸柄，人們都常稱贊他。便到了吵嘴時代，公理也仍然在他的身傍。但現在，人們都不願意提起他的名字了。蒼蠅護衛着他的創傷。

她覺得她自己失了魂了，她靜默地候等着孩

子的到來。

不久，他向人們訴說完了他的不幸和幸，他又回商店去了。

他們作了一次死別，他們哭着，哭着，哭着……

不久，她倒在坑上，收生的和看病的女人們掩護着她。她只望着地下，她同鬼說話，她第一次發見了她的坦白。她看見他的第二個妻子，正如第二個妻子死時曾看見他的第一個妻子……

他的第一個妻子是因爲生育死了的，他的第二個妻子是因爲生育死了的。他的第三個妻子死了，因爲生育。

但人們都說他那時在哭着他的第一個母親。

小東西啓啓的故事

啓啓坐在岸傍的一塊石頭上，出神地望着那像一條玉帶似的拖在他面前的小河。那水好像咕嚕嚕地在唱着一般，學着魚兒也似的輕佻，許許多多分離不開的水花兒沒頭沒腦地碰衝着，這樣地跑着跳着，不知道疲倦地游泳向前去。他有些發呆了。他忘記了一切。他覺着他好像變成那水花中的一滴水花，魚兒中的一條魚兒，跳着跑着，在向着他的生命的前途游泳。他覺着他是一個詩人了。他所看見的，和他所想着的，都是詩。這是怪好玩的！人

能够一生這樣，到大到老，那纔是幸福！地在他的腳下顫動了，連那塊石頭，他立刻不自覺地跳起身來，帶着一種意外的歡悅的驚恐。

“你在發什麼傻呵，我的可愛的小哲學家？”一個老人站在他的身傍，輕輕地在他頭上拍了一下地問。

啓啓被這一拍立刻便醒過來了。可是他已忘記了那方纔的夢，他又是那個沒有發呆時的他了。他看見屈辱，氣憤，頹喪，又都並肩兒立在他的眼前。他抬起頭來，沒有說話。却只儘着向那個老人望。

“我在小花園裏找你半天沒有找到，我便料想你一定又到河邊去了。我正在編好了一個最美的，最美的歌兒。我從花園裏出來，我便看見你那小小的脚印了。我想着，你這時也許會藏在蘆葦裏邊，你會已經望見了我的。可是，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坐在這裏，像一個希臘的哲人？”

啓啓像什麼都沒有聽見，他的小小的頭慢慢

地低下來，眼睛從那老人的臉上慢慢地移射到地下。在那裏便像裂開一條隙縫，涌出一間小小的空屋，一個同他一模一樣的孩子在那裏糊風箏玩。忽然走進一個人來，撕碎了他的風箏，罵他，那是他的哥哥。

“我還捉住了一隻可愛的，可愛的小鳥，白的翅膀，白的嘴唇，一切都是白的。我像愛你那樣地愛她。總會有人知道我的一個最仁慈的老人！她那樣清脆地叫着，她一定在叫着：‘啓啓，啓啓！小小的弟弟！’”

啓啓什麼也不說，他仍在看着那空屋的地。他聽見了：“小東西，小東西！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這是他哥哥的聲音。他自己却在想着：我也將是哥哥，我也會大！

老人停住了他的說話，他輕輕地握住啓啓的手，輕輕地拉起牠來。啓啓的眼睛跟着上升。直到他又看見那老人的臉。他又看那銀白的鬚鬚，忽然，像有一陣新的泡沫在他的心的小河涌了起來。

“伯伯，我的那支假鬍鬚那裏去了？”啓啓歡然地問。

“我是說，剛纔究竟是誰惱了你呢？”老人沒有回答，仍然在問他。

“我的哥哥，他罵我是一個小東西！”啓啓做出嬌怒的姿勢，說着，笑了，像出了氣的小酒泡兒。

老人二次又拍着啓啓的頭，說：“那支假鬍鬚嗎？我早已把牠撕碎了！原是啊，爲什麼要做一個假老人呢？像你，原是要做一個小東西，一個可愛的，可愛的小東西，流着，唱着，游泳着，像一條小河，小魚，和一隻小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這只是一個夢

我夢見我走進了一個世界。牠不是屬於我的，但是我走進去了。這并不奇怪，因為人們的行爲并不都是邏輯的，而且顯然地，牠離我們這裏很近，或者便在眼前。

那裏的人們都用了奇異的眼光看我。我立刻更覺得了這件事情的不幸：對於我私對於他們的。唉，我和他們終於還有這樣個一致，人類是如何不能分解的一種物質呵！

“這不是你的世界！”一個正同我對立的人用

了朋友的姿勢向我說話了。

他是我的朋友，因為我懂得他的語言。“如何我們不應該在同一世界呢？”我問。

“我不需要告訴你我的道理。你只要看這是我，便得了。”他說。

我於是便知道了這個世界的名字，牠叫做我。

“但是，我們是朋友呵！”我說。

“什麼又是朋友呢？我們這裏只有一件東西，那是你所沒有的。”他說着，便變做一朵烟雲消散了。

我孤立在一個整塊的烟雲中間。因為我太富了，所以我顯得十分地窮。

人不能從照像中看見歷史，但能從歷史中看見照像。我現在面對着我的照像。

我只是把那些遺棄了，而你們却保存着，這不是你們異視我的惟一的原因嗎？

我願意忍受，因為真理只是忍受。

只是這樣簡單，我住在別人的世界裏了。但我並不是一個真的闖入者，我沒有自己。

大抵無論什麼樣式的世界裏，總不會沒有真空的，而沒有自己的人便住在那裏。我只是一個真空的旅行者，從那一個世界又到了這一個世界。但是，你能够說真空便不是一個世界嗎？

註：真空是一個世界，而且住着很多的人。

情節總是變換一些纔好，那末，讓我告訴你一個新的故事。

我遇見一個熟識的朋友。熟識是說曾經互相摸索過。

我同他還是第一次相遇。但他裝着沒有看見我。從此，你便可以知道，裝是這個世界的一種宗教。

“哦，哦，哦，”我向他招呼了。

“——”是他的回答。

你可以贊美這個世界是好的。牠比上一個世界也許是好些了。可是也在你用了什麼眼睛去看。我願意幫忙你一些：你把你的眼睛只安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不是指導者，請你不要誤會。

對於別一個世界，這是一個更大的壓迫。“別一個世界在什麼地方呵？我們在壓迫着空虛嗎？”你的話當然有你自己的道理。

我是能夠看見空虛的，因為我住在真空裏。我不願意我親自獻給你們一個口實：他是在做夢！真理是這樣：我們都在做夢，但我做的是真的夢。

你將要說，做真的夢是驕傲的行爲。

我便說：我的驕傲只是在向着那一方面，那能夠了解謙遜的！

唉，總之是那些東西在痛苦着我，那：科學與藝術，還有人類！

這裏的人們是好名的，所以他們也用了好名

來罵我。蝦蟆不了解黃鶯的叫，只因為牠自己不能黃鶯叫。批評的原理是自述。

還有，戀愛的原理是嫉妬，這只是適用於這裏的。

在這裏，還有，互助的原理是利用。

還有，人類相食，是這裏的綜合哲學。

我不是一個喜歡看書的人，所以我不需要翻他們的經典。我只把我所不屑於想的去想他們之所想的，我便失陷到智慧裏去了。然而，我是沒有智慧的。

叫天子飛在空中，麻雀啄食着在人家的簷下。

叫天子叫着。麻雀說：“唉，一隻病的鳥呵！”

我爲叫天子悲哀，我也悲哀我自己。我將藏起我的鳴琴嗎？

鳴琴自己在鳴着，我是他的奴隸。

“奴隸！奴隸！奴隸！”人們用了我的語言來罵我了。

我在叛造。

你如問我：“你的叛造在爲着什麼嗎？”

我將答：“對於你是爲着你，對於我是無所爲。”

於是你將感到無上的侮辱，喊着：“打死他！”

於是你便失了我的所在。你纔知道這原來是你的幻滅。

於是，我便來證明：我們已是真的朋友了。

這裏的人們是愛生命的，我一看他們的眼睛便知道了。但是，他們時常嘲笑我說：“你爲什麼不死呵？”

“因爲你們都活着，”我回答。

這是一種風俗；人們時常相互宣傳死的光榮。到不幸者死了時，那些宣傳者們便獲得了那光榮。

我反對這種風俗。於是便有人說：“監視起他來！”

我一天在十字街頭演說，有五個人是我的聽衆。

“我們需要建設！”我嚷着。

“我們需要破壞！”聽衆中的一個說着，走了。

“我們的現在是現在！”我又嚷着。

“但我是從過去來的！”第二個於是走向他的過去。

“真理最有價值！”我又嚷着。

“但那不合我的趣味！”第三個也捨棄了我的真理。

“這個不大妥當！”我第四次嚷着。

“奸細！”——

於是，只剩了一個人向着我微笑。他是我的影子。

“明天見！”我們也只得握別了走開。

這時，我便醒了。我於是說：“這只是一個夢！”

結 婚 以 後

太陽的金色的光輝初次從房簷降下接吻着灰色的窗紙的時候，他從噩夢中醒來，第一個念頭在他的還半在睡中的心上清悉了起來：今天他要走了。他覺得很可惜，很納悶，又很——他不明白他在很怎麼着，正像他走進了一個不是屬於他自己的世界似的，他覺得一切都同他太不合適了。他低低地嘆了一口氣，不得已地從炕上爬了起來。

他的姐姐早已進來了，坐在窗前給他的新婦

梳頭。她們也好像預先覺到了這種景象似的，都顯得非常靜默，畏縮，甚至偶爾說一兩句低聲的話也像怕太聲張了驚動了這種苦悶的空氣。

他穿好了衣服。姐姐也許覺悟這樣是太不好，便破例說出一句較為響亮的話來，像要有所挽救的樣子。

她向着他問：“你這次走了，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我什麼時候也不回來了！”他沒有思索，回答已經做成功了。

但是，便在這兩句單調的對話還正在交代地在空氣裏顫動着的時候，他早已從迷惘中醒了回來，他覺得驚奇了。第一，他不明白他的姐姐為什麼要說那麼一句話。第二，他驚奇何以自己會給她那樣回答。他的心立刻真確地看見：他的姐姐失神地看了他一眼，又明白而又糊塗，又無趣而又同情，接着又看了他的新婦一眼，但當然沒有什麼話可說，便仍舊納悶着去做她的工作；別一方面，他的新婦

什麼也沒有敢看，或者只看着門扇，但在她的面前立刻騰起了疑惑的，恐懼的，悔恨的，憂慮的雲。同時，他的眼睛向着那不分明的一點投去了慌劇的一擲，但是沒有看他的姐姐也沒有看他的新婦，却只看見那介居於她們之間的頭髮。一切都無可挽回了，他無須再想，連忙跳下地走出了門去。

他走到街上，好像想看見一些同他自己沒有關係的物事似的。在他的望眼中的，仍然是那一口井，及井上圍着的兩三個人，此外便沒有什麼。迅速地開拓着的太陽的光線警示他，快該起身的時候。他看見什麼都無趣，無意地又走回他母親的屋裏。

炕上是他的母親，他的二姐。他的妹妹在地下跑來跑去。他坐在地下一條板凳上。隨意答復了幾句他的母親的無關重要的問話，他便仍復沈默着。母親叫妹妹給他端了飯來……

一切都無關重要，因為重要的是人們所不知道及知道而不肯說出的那些。他知道他的母親現在當然是歡喜的了，但是也還有別一件事擾亂

她的這種歡喜，她又添了一層計議，那是如何可以使這個新加入的分子立刻變做她的理想的媳婦給她以最大的幫助與最大的服從。而她又顯然有些不滿足，因為那個小東西既不壯實又不溫和，却正相反，她薄弱而頑強，在這十幾天的斯文的幾乎沒有關係的新的關係中，已經證實而且擴大了她從前所只是聽說過的了。她已曾表示過幾次她的憤惱，他親自看見或從別人傳來的。這些憤惱很顯然地在暗示他，他應該盡他的惟一的責任，威嚇他的新婦去服從他的母親。這個，他感覺得很真確，而且書上也是這樣說，但他總不能夠舒服。他無意地便又看了母親一眼，却反而可以說，他看見了他的二姐，她好像正在監視着他的以後的行爲，看他究竟有沒有本事或肯不肯管束他的媳婦。而且他又替她設想着別一種心境，那便是她的預料一點也不錯，他沒有管束她，而却同她十分地親密……

屋裏已經聚滿了人，他的各色的家屬。他們都歡喜，冷淡，混亂。把這歡喜最誇張地表現在外面

的，是他的小妹妹，對於她，這儼然是比她得到任何新的玩具都更新的一件有趣的事。這一幕戲劇，牠的主脚煩惱而沈悶地在扮演着的，却只對於他們倒很有意思。尋常都把這件事叫做喜事，大概就是對於那些觀衆而說的……

他的大姐走了進來。

“頭收拾好了嗎？緊該動身了！還可以一到個大半天，成什麼樣子！”母親不耐煩地說。

“收拾好了。——”她遲疑地回答，拋棄了她所想說的別的話。

她們談的是關於新婦回九日的問題。他對於所有這些，覺着自己一點意見也無可參加，他只覺得無味。這時他索興想也不去想牠。但是，正像無意似的，這所有經過都在告訴他。他的大姐是他的一個最親近的人，因為她畏縮，不安，憂慮。他也越發增加了對於那個不認識的不滿意的女子以較確定的憐憫，他竟然有些悔恨他不應該那樣冷淡她及對於她謀劃了許多的不好的待遇的策略。這一切

怕都是錯誤。

但是，什麼是正確呢？他回答不上這個問題來。正確的便是他懷疑，他帶着這個懷疑回學校裏去吧！

——便到了起身的時候。

當他從他自己的房子前面經過的時候，他好像有一種進去一看或至少也向那裏一望的慾望，然而許多的眼睛又像在監視着他，連他的心也像在監視着他，他反而加快了他的脚步，像一個脫獄的囚徒第一次經過了監獄，他連忙跑出大門，跳在安詳地等候着他的一頭驢子身上。

在他的後面響着幾句無關重要的說話。風似的吹入他的耳中。

二

婚禮是在前十五天舉行的，前十六天他還在學校裏上課，曾引起許多人們的驚異與贊嘆。據差人們傳說，連那個最傲慢的校長都佩服了。果然，到了結婚的次日，校長打發了差人來賀喜，送來一副

對聯：

合卺杯前不忘向學

銀河雙渡竚看成名

那時，各處的賓客都差不多來了，這一件例外的榮譽的事立刻引起很大的紛擾，家庭間更是歡喜之外且雜有矜誇的成分了。這更給人們證明，這真是一件最美滿的結婚，他們沒有法子不去羨慕，頌揚。所有的談論，所有的默想，所有的空氣，一時都集中在這一點了。

這些，當他晚上回來知道了的時候，也現出不可遏抑的笑容，而且心裏也不能說沒有得意。但像一個幻影似的，不久便都消滅了。他雖然感謝人們的和惠，熱心，然而他又以為這些都太虛浮，應酬。他一點也不明白關於他自己的遭遇有什麼可賀的理由，這還是他的第一次的困難呢。他們雖有人愛他，然而他們却只挑撥他，而不幫助了解。

第一，他現在並不需要結婚。他還只是十七歲的一個少年，雖然在慣例上已經是最合適的年齡

了，但他覺着什麼還都不明白，還得專心再讀幾年書。他平常的主張是，最早也得到中學畢業纔結婚的。第二，他需要一個讀書的女子。但是她，一個鄉下的姑娘，在他三四歲的時候他祖父便給他訂了的。他是不喜歡那種小足，他一看見那個便可以引起他的一切的憤恨。但是，一切都做成功了。他的家庭給他定了日期是四月初八日，他便什麼話也不能說，只能夠靜候着那個四月初八日的降臨，他從學校回來給他們行禮。

那時候還是一個古時候，所以他不知道世間有離婚反抗一類事情的存在，雖然那時候離現在並不很遠，便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的第三年。他從書本上知道有出妻的先例，而且是孔子所實行過的，所以他時常也想，到無可補救的時候，出妻倒是一個最後的補救的方法。這樣久了之後，出妻在他的心理已被理想化而認為比娶親更重要更合理的信條。同朋友們談起婚事，他常乘機去誇張地宣傳他的出妻主義。

對於家庭呢，無論如何，他還是一個很服從的孩子。他有乖僻的脾氣，他喜歡獨行其意。比如，在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父親叫他到天津住法律學校，他很理直氣壯地拒絕了，說他不喜歡法律，將來要住大學。在革命的第一年，他也很早地沒有通知家庭，在教員們嚴重的監視底下剪掉了辮子。但是這些例雖然很多，他却時常要從書本上得到了那類先例，他仍然是一個奇怪的古典主義者。

同一般孩子一樣，他也很早便開始了手淫。正在他同法律決裂的那一年夏天，從他父親的書箱裏找出續紅樓夢的時候。但是性慾在他並不十分強烈，他沒有同下流的人們來往過，他討厭輕佻的同學們，他也不喜歡看戲趕會，追逐女子。他很君子，他的心大部分是放在書本上的，及同朋友們談論關於將來的正大的問題。

然而，婚事已被決定了。這應該怎麼辦呢？自然是補救了！應該怎麼補救呢？

他很相信孔子對於女子所發表的那個意見，

她們常是在不遜與怨這兩條歧路上徘徊着的。他又喜歡看歷史上戰爭的記載，李廣和程不識那兩個相反的治軍的古人也時常在他的思想中佔有相當的位置，而他又不滿意。他於是便採用了那一條折中的寬嚴相濟的政策。這便成爲一件大事了，他的一生的成功與失敗，都取決於他的女人將來對他的態度，這不只是一個人生的造端，而且他有沒有應付天下大事的經綸，也要全看這試驗的第一次了。他沒有想到過這會失敗的，他想將來的幸福一定是：她愛他而又敬他，愛他所以她和他和諧，敬他所以她聽他的教訓。但是，萬一失敗了呢？回答是：“休！”

在那長久的等待期間，他幾乎有些焦急了，因爲他的心時常不能安定。但他終於勉作鎮靜，他一直上課到了最後的一日。

於是，一頭驢子便在那一天的過半的下午來到學校的門外，宣布說：事情到了！

事情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誰在需要牠，

誰在執行牠呢？他開始退縮了，這實在來得太快，至少也該再遲兩三個月到他畢業的時候。

事情到了！他的惟一所能辦到的，便是接受那種事情。他不能遷延，他不能逃脫，他不能欣幸，他不能拒絕，一切都是固定了的。

事情到了！他的朋友們都用無理由的笑容歡送他，其中的兩三個並且再三申說他們後天一定要給他道喜去，或者不如說是看新婦去。差人們也都摹仿着招呼他，表示他們的有禮節。路上遇見的不說話的小同學們也都用新奇的眼眼睛顧扮着他。

事情到了！他向校長告了一禮拜假，雖然他決定了住三天便要回來。校長的臉也變得比平常和氣了好多，並且攀涉着問了幾句關於他父親的話，很客氣地讓他下去。

從此，便是那一頭驢載着他離開了無邪的學校生活，送他到艱辛的人間生活裏去了。

當主人翁還沒有回來之前，人們早已忙成一大堆了。他們在預備典禮，安排把戲，張羅娛樂，他們在取笑，他們在無事忙，他不高興這個。只有他顯得特別安閒。

相同的景象使他回想從前的事情。最初的記憶是他的祖父的死，那比現在更熱鬧多了。祖父是最愛他的，可惜在他七歲的時候便死去了。然而，便是那個最愛他的老人給他鑄成了這一個大錯。他又想起他的堂兄的娶親，那時他非常高興，他覺得一切都是新鮮的，他出乎範圍地鬧，他編了很長的歌從紅紙窗裏擲進去，使他堂兄看得還生了氣。有很幾天的光景，喫了早飯他站在他新鮮的嫂子身旁戀戀地不願意到學校去。是那樣新鮮：她像一個姑娘，而又不是一個姑娘；他是一個媳婦，而又不像一個媳婦；她像一個家人，但是又像一個外人，但是又同他那樣親密。爲什麼到了他自己的當前，他又這樣困擾呢？

而且，他早已聽說過不只一次了，她是一個很

好看的女孩子，她有重眼，她有酒窩，她有長鬚子，她有細條身材，她嬌小，她聰明。他也未嘗沒有想像過她，而且愛她。便在兩三個月以前，他的一個同學在戲臺下無意之間遇見她的一個半瘋狂性的親戚，聽了關於她的誇張的述說，他們那樣恭維他，嘲笑他，他也不能說沒有過一點得意，因為那時的印象直到現在還清悉得正同昨天一樣呢。然而，這些便一點也不能夠幫助他嗎？

是的，因為這些並不是他所需要想的，而是他不得不想罷了。因為他所看見的，同往常都不一樣，同他所計議過的都不一樣了。他的母親是那樣忙亂，臉上堆滿着焦躁，憤怒。他的伯父們以及其他親近的人，都是同樣地焦躁與憤怒。但是，他們沒有對於他所應該表示的歡喜，希望，那怕就是擔憂，他們都沒有的！倒是在那所有的經過之中，他看見了不少的暗示的警告。正像，他第一次成了一個外人，他有了他的特殊的責任，及他們對於他的必須的防範，像是他第一次將不屬於家庭，或者他第一次

將要完全遺忘了他自己。他分明看見，這一件煩難的事情，只是他們所不得需要，又不得不恐懼的事情。這於他一點也沒有什麼較好的關係，他們一點也沒有在這一方面給他設想過，讓他看得出來的。例外的也許只有他的祖母同他的大姐吧，因為他的祖母表示着歡喜而他的大姐表示着憂慮？

同樣的焦躁與憤怒移植到他的心上來，他覺得一切都沒有辦法，一切都要失敗了，當他的姐姐拿出新婚的衣服讓他試穿的時候，他覺得他在試穿壽衣呢！

次日便是那個正式的日子。他從忙亂裏起來之後，不久便被裝在轎子裏擡到新婦的村裏去。看熱鬧的人影子在他的眼中搖晃着。他被引進一間房子裏，坐了炕腳頭上席的地位，三面便都是不識認的人，納罕的眼睛，客氣的招待。他的大伯母坐在他的右邊，像特別為陪伴他似的，左邊也是不相上下的——個老太婆。他覺着他變成一個女孩子，他不敢說話，不敢正眼看人們的臉，不敢發聲地喫飯，什

麼都像成了有干例禁的事情。但在這太多的包圍中，他終於也把捉住了一點點的自由，便是他反覆着去看那離開最遠在地下椅子上坐着的一個年輕女人。從他們的呼喚中他知道了她是他的女人的姐姐，她也像覺察了他的那樣看。她很溫柔，乾淨，俏皮，他像想竭力在她的上邊找見那個她的影子……

“新婦哭呢！”進來的一個女人偷偷地對另一個女人說，又像要人聽見，又像怕人聽見的樣子，但結果，連他都聽見了。接着是，“環子……手鐲……”之類的談話。他老大地感到了不舒服，憤怒在他的臉上無法地活現出來，像要執行他的夫權。剛纔的幻影都已飛散了，只剩着一個粗俗的毛丫頭擰着臉坐在一間房裏的炕沿上，他想立刻跳下去，跑進了那裏，把她拖進轎子裏去，那樣便什麼事都沒有了，他接着也便可以安然地回到家裏……

他的大祖母却只睜了睜眼睛，挺了一下胸脯，什麼話也沒有說。其餘的人們都不關心地靜候着

拖延。

出嫁，哭，出嫁，哭，這些無論如何是分離不開的事，他並不奇怪。他的大姐出嫁的時候，他送親去，走的時候，他看見她的紅眼圈裏流下淚來，他也不由得暗泣着，被人們傳為談資，他不但聽說過，而且已經驗過了。但是，爲了手飾，如其爲了一些無意義的裝飾品時，那便是不應該的。這不但是因爲他平素討厭奢華，而且他幾乎對於那些東西有些嫉妬了。她一點也不爲了他而歡喜，一個在別人所碰不到的丈夫，一個卓越的學生。

他第一天便感受了這麼大的挫折。他像木偶似的坐在那裏，炕又非常之燒，正應了“燒女婿”那一句笑話，而他又不能夠移動，却只爲了等候她一個人。如其那些首飾什麼時候不被她原諒，他什麼時候便得坐在這裏，說不定一直得坐到黑夜……

夜了，一天的事情，一生的事情已經做成功了。他回到他的屋裏。螞蟻似的堆了一屋的人。他的一個族叔躡着足坐在炕上，裝着一個頑皮孩子的傻

樣向新婦要冰糖喫。他不高興看他們一眼，傲慢地跳上了炕去。他的嫂子緊湊地跟了過來。嚷聲從不同的嘴裏同時出發。他遵守着命令走到窗前，從新婦的頭髮上取下那一根什麼勞什子來，他幾乎是用力拔下牠來。第二個嚷聲：新婦給新婿脫襪子！應着聲音，他的嫂子早爬到炕上拉他的足。這如何能夠忍耐呢？他怒了！他把所有的力氣，所有的憤懣立刻都裝在一個聲音裏，對準了那個拉他的女人的臉：“不准你動！”屋裏立刻恢復了昨夜的靜寂，臉們都互相顧盼着，他的嫂子失悔地，很難爲情地先走了出去，很快地屋裏便只剩下他同她了。只有憤怒的沈重的空氣還堆積着而且充滿了全個屋子。

四

生活完全在不調協中進行着，他失掉了所有的力量。

到第三天的時候，他便說明天他要回學校去。但是，他們都不贊成。他們說，那樣會使新婦不舒服的，而且論理也該住滿九日。他是不論什麼理的，但

是，第一個緣故他倒覺得很對，所以他仍然沒有堅持便住下了。其實，這時的他，已經有了一些變化，他自己其實也不願意忽忽走開，說走或者正是一種憤激的表示。

但是，住着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個，他也是說不上來的。所以這樣說或者較為合適：他不願意走，同時，他不願意住。

每天早上他從他的房裏出來，幾乎在外面停到晚上他纔回來。當他在別的房子裏時，他想念着自己的房子，他說不出地不平，爲什麼他不能常停在那裏，乃至不能時常回去。那是誰的房子？新婦的？他是什麼？但到他晚上同去的時候，那又變成所有房子中的一個最壞的房子了。那裏沒有一點生趣，沒有一點聲音，一切都是平板的安排。當他的脚步開始在門口響的時候，新婦點燃了燈，他進去不能說一句話，其實也沒有一句話可說，他們兩個都不約而同地靜候着他睡下。她的臉對準着窗紙，像一個哲學家在從那上邊搜尋什麼玄妙的道理。她

總不看他一眼。他也用同樣的態度報復她，不看她，也不同她說話。等到她們所靜候的時間到了，他便面對着牆壁胡思亂想地睡去，她也吹滅了燈，一頭倒在炕腳底的一個枕頭上，穿着衣服，面對着窗。過一會兒，姣細的喘息便給他送了過來，這是她給他的惟一的贈與，在黑暗的全面積中他回頭來省視着，他只能聽見那喘息。在他們中間相隔的這種奇異到變態的遼遠的距離，使他什麼都憎惡，什麼都失了興趣，他凝視着那個看不見的她，他暗暗地罵她是一個沒有智識，沒有情意，什麼都沒有，但是對於他有極大的害處的臭女人。他覺着身體的內部有什麼在燃燒着，但他的皮膚却冰一般冷。他放正了他的位置，仰望着房頂。她却總是那樣鎮靜地喘息着，在等候着他的喘息的到來作和諧的唱和。

次日早上突然他醒了來，他覺得好像被什麼推出來的似的，心在他的內部打着懊悔失望的手勢。從什麼地方他被推出的呢？爲了什麼？是一個他沒有呼喚，沒有探訪，而却有所期待的地方。也許他

還是膽怯，害羞，也像一個新婦，雖然他極討厭他的新婦。她的一日的初次開張的眼睛已成了灰色的被塵土封滿了的鏡子，在那裏邊反映着面窗獨坐的一個女人的影子。她仍然像昨晚那樣地坐着，正像她並沒有移動，而且她也知道屋裏還有一個人在着。這是那個窗子迷住了她，他向來不知道還有那樣利害的窗子，他嫉妬牠。他連忙穿好了衣服跳下地去。她仍然不動。他連忙跑了出來，是的，他被什麼推出去了！

這樣一天，他便在各個房子裏巡迴着，而他的心時時掛念着，愛着而且恨着那一個木偶似的女子，像有一根繩索牢牢地把他拴着在她的小腳的上面。她的小腳穿着紅鞋，正像她穿着紅褲子，姣小，纖弱正像她自己，他愛牠恨牠，正像他所用以掛念着她的。

他應該做什麼呢？看書嗎？書對於他已經失掉了牠的尊嚴了。不是他看不在心裏，而是他不很相信書上的話了。書上說的是：夫婦之道，舉案齊眉。

事實上却是：家庭，媳婦，勞作，憾怨，虛榮。他所希望的都看不見一點影子，他只遇見了一個莊嚴的對敵：各不相犯。甚至那個最後所剩餘的，那個任何人都不能分享他的，比如就說那一塊饅頭娃娃，那存放在他房裏的櫥櫃裏的，然而乾燥，堅硬，他實在不願意而且不服氣去取出來喫。

事情都不是有理由的，他這樣住着，對於她其實一點用處都沒有，然而她却需要這個。這在他也是不能不承認的。他的住着的惟一的效力，便是使人們知道在某一個房頂下面確乎是安排着兩個人的，他們沒有方法去說長道短，她也不至於無端去受他們的謠誑。除此以外，她也沒有什麼再需要他的地方，所以這個，正可以說，他已經對於她盡了他的完全的義務。但是，對於他自己，這却完全是一個太大的刑罰，而且連時憲書都同他作對，牠故意把一個好日子放得很遠，使這九日在事實上也無理由地變成了十五日。

他只得自認是一個囚犯，無聊地等候着滿期

的到來。有時，他走進他祖母的房裏，他看那個六十多歲的老人銀絲似的白髮，他偶爾也回想幾件在這個實際的母親身傍的兒童的瑣事。那一個小孩子現在竟長了這麼大，而且給她娶來了孫兒媳婦。他看見她的臉上的細膩而美的縐紋裏都呈露着老來的幸福。她表示她歡喜新婦。她又給他述說她出嫁時的往事，正像她那樣小，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害羞，她說她一生對他的祖父都是那樣，她好像時常在害羞呢。

他的母親則壯實而嚴厲，她有幹事的經驗，她是婆婆，所以她不喜歡她，她嫌她軟弱，嬌養，又有不賢慧的表徵。她雖然也愛他，但他同她坐在一塊的時候，他覺得不舒服，他簡直不願意有人在他們跟前多嘴地忽然提起關於新婦的一點瑣事。

在他的姐姐們的跟前。則他不自覺地又常宣傳他的出妻主義，好像他要他的大姐把這個傳給新婦，二姐傳給他的母親，而他在中間發洩他的無名的怨氣。

他的大伯母仍是時常睜一睜眼，挺一下胸脯，從這個房裏走到那一個房裏。別的人們，則到街上的仍然每天上街，做莊稼的喫了飯仍然到田地裏去，沒有對於這件事情發生什麼顯明的變化，雖然口頭上却也添了不少新的談資。

五

暑假便是畢業的時期，他只剩有兩個月的學校生活了。但他從這一次回來，他覺得這兩個月的期限特別長，大有不能忍耐的樣子。他對於功課也不能像從前那樣專心了。他的脾氣也變得越壞，教員，同學，差人，他更加厭惡起他們來，他一點也不明白他們究竟在做什麼事。他本來以為他自己是一個特立在高處的人，他不能不俯視一切，但他仍然是他們中的一個，現在他知道他們同他已經一點關係都不會有了。比如那個常同他在考試上角逐勝利的姓張的同學，那會給他賀喜去的，他現在也越發藐視起他來，因為他連什麼都沒有。

“你為什麼住了這樣久呢？”他初來時，張問。

“我也說不來是怎麼一回事！”他回答。

“我們早知道你一禮拜回不來的，那樣好看的新婦！”

“你看見過麼？”他在不重要的一點上反問。

“我那天在路上從轎子外面看見的。”張答。

“轎子外面……好看……”他失笑地想着，再沒有說話。

他現在時常不自覺地把他的心放在家庭那一邊了，他回想那過去的短促的一段離奇的生活，他想像無限的遼遠的未來，他尤其注重在暑假到來的時候。這是很快的了，他將怎麼樣呢？他不能够按着他的計劃辦去嗎？好像有什麼在回答他，他不能的。因為那裏邊頭緒太亂。他一個人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他也顯然有些昏亂了，而且很奇怪的，他的最內部的心有時正不把那些看得重要，反而盲目地傾向到別一方面。他有時只想同她住在一塊，其餘的什麼都不要理會。他應該怎麼同她說第一句話呢？這是很困難的，因為他不需要同她說話，那是一

個無意味的手續。他推想他同她說話的時候，他一定是會生氣的，否則他一定會害羞。他不能設想無端地他同她變得會像兩個親密的朋友，他們突進到一種不可言說的結合中，他也不敢希望這個。在平常的夫妻生活上是被仇恨在佔領着，她自然也是這裏邊的一個。如其——否則——然而平常的夫妻們却是……

實際上，他的計劃已經被動地而且自動地取消了，現在的他已經歸附在昏亂的肉的支配之下。這使他後悔他失却了他所應該享受的東西，他像一隻迷路的羊，鮮嫩的綠草在牠的嘴邊等候着，但牠却忙於在走頭無路，牠幾乎餓倒在路傍。

便是那樣發昏，那樣單純的半個月的生活，他回想起來甚至把捉不住一個清晰的影子的，却有那樣大的力量，宰制了他的白日，宰制了他的黑夜，宰制了他的最微細的每一個心的顫動。當他看書的時候他在恨着她，當他默想的時候他在想着她，當他做夢的時候他在夢着她。他晚上伏在被窩裏

的時候，往日的安眠再也找不到了，他像在被什麼捉弄着，正像他在他的兒童史上所聽過的那些狐子所做過的。真的，到他入睡的時候，那狐子便變成女子的形相睡在他的傍邊，他接吻她，擁抱她，同她享受那秘密的幸福。她有那樣大的力量，便是那個面窗而坐的不說話的女子！

如其那個女子，她纔說話，懂事理，讀過書，沒有纏足，她有高尚的志願，特出於庸俗之上，同他親密，同他奔赴那同樣的行程，那是如何快樂的事呵！他有時仍然免不了要這樣一想，但已沒有多大的興味，因為那已是不可能的了。

他有時也想從頭教她讀書。但第一，他暑假後須到省城去升學，第二，她也沒有多少工夫，第三，他覺得這樣怕沒有什麼結果。比如他的同學姓王的，要他給他改文章，講書，但他這次回來時，他一篇文章都沒有做起，說，什麼都做不出來。結果怕也是這樣，她會什麼都做不出來。讀書的興味，在實際上看來，竟是那樣難能而稀有呵！

而且，她老是不同他說話，無論什麼話，只要說一句也好的！她自然也害羞，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而且論理也是他應該先同她說，而且說不定她也應該恨他，因為他對待她不好，還用了別人的傳言去傷她的心，去破壞在人們中間的相當的體面。

一切大概都完全失敗了，便在那沒有表示的半月中。他們現在已有了很深的敵意，他要休她，她也只等候着他休，他們不會再有轉圓的時候了，因為一件事的開頭便弄錯的緣故。

他悔恨他在沒有做什麼中所做過了的，他自己幫助着他的家庭去毀滅他的計劃與希望。他的無論什麼都沒有希望了，乃至那最普通的，最名正言順的，他都沒有希望了。在相互的敵視中，他只有繼續着保持或增長着那種敵視以等候那不可知的將來了。

他不能夠同她說話，他不能夠不同她說話，他不能夠愛她，他不能夠恨她，他在需要她，同時他又在不需要她，他等候暑假的到來，他又恐怕暑假的

到來，她不是他的女人，她只是那樣一個女子，他希望，而且絕望，而且絕望，而且絕望！

省視學已經來過了，聽說今年有一班畢業的學生，還特別試驗過一次他們的國文。那個胖大的老頭子走下來看他的卷子。他贊美他的文章，贊美他寫的字，校長回覆着謙恭的得意。他的心歡躍地跳着，他覺得臉上發燒了。他最先交了卷子，他覺得更有把握他要畢業一個第一了。同學們下來也都諷刺地贊美他。但這些，很快地便都過去了，牠們再也沒有鼓舞他安慰他的力量了。而且他知道，便是那最後一次的重要的畢業考試，也會在同樣的狀態中來到而且過去。

六

考期到了。同學們都忙亂着預備功課。姓張的黑夜也不睡覺了，有時又很早地睡了，看見別的房子都黑了時又偷偷地起來點着了燈。同他同居的兩個姓趙的，更是兩個課本的最忠實的奴隸，他服從着每一個字，他的嘴幾乎找不到一點休息的機

會。其餘的，有的失措地嚷着，從這裏跑到那裏，有的裝出聽天由命的樣子，只在心裏着急。這狀況有類乎在戰場裏的。

他覺着這些都好笑，但自己也免不了拿起書本。但很奇怪，當他拿起牠們的時候，他看見都像已經知道的了，他放下牠們的時候，又像什麼都想不起來，當他不看書的時候，他覺着應該去看。當他看書的時候，他又覺着無須乎看。但畢竟，他每夜常是很早地睡。

然而他的焦躁或者比他們還更利害，因為他覺得這幾天的日子過得可怕地慢幾乎是停在那裏，又過得可怕地快，人不能夠握住牠的最短的一節。他像在高處遠望着洶湧的波濤，牠們像動物一般地笨重，同時，他自己又被游進那無窮的浪花裏去，他說不上來他是經過多少所有者了。一個畢業是人的生活的一個關口，天南地北，暑往寒來，嚴厲的未來正在那裏端坐着檢查着牠的過路的旅客呢。

別一件事情又使他不得不把他的注意分在那什麼時候可以回家的日子的計算以及連類而及的許多事件上。一個煩悶的野馬快走進草棚去了，雖然那是不自由的，然而在期待之下，什麼還算是重要的呢？他只要回到家裏，便什麼都仍然沒有結果，然而畢竟是有了一個結果了。但這個日子，牠始終是擺着官樣的步調，不肯爽快地跑來。

虛榮心在他的生活上也佔據着牠的相當的位置。如其他不能夠畢業一個第一名時，他也許會碰破了他的頭。他從九歲入了小學，整整住到五年，他滿足地畢業了。那時，他是十三歲的一個小學生，知縣還賞了他一個銀牌，上面刻着他的小而光榮的名字，他到現在想起來還覺着一切都是紅色的。到了高小，他以全班中最小的年紀領袖着全班，連那個長大而機巧的敵友都無可如何地只能夠被他壓在下面。現在，他必須用他的全力以完成那一個最後一次的總數。

但是，他越是要想看功課，他却越是不想看功

課。書本上的字只剩着些黑胡畫，牠們沒有意義，沒有同他所想着的相當的符合，而且把他所想着的都搗亂了，以致形式幾段殘碎的片斷，夾雜在死的字縫間：香皂……曾參……狀元……省城……丑臉……

到點起燈來的時候，他以爲這個到了專心致志的時候了。然而燈光同他的眼都同時昏亂起來。那盞小家碧玉的煤油燈變得特別地小，燈頭活是一粒大黃豆，照在書本上染出死灰的顏色，使他眩暈。兩傍的拚命的念書的噪音擾亂着他，他丟開了一切去笑他們，可憐他們，討厭他們……他睡在被窩中，停在半眠半醒的十字路口，他覺到驕傲，猶疑，羞愧，紛擾，——遺忘。

那位姓張的如其在路上遠遠地碰見他時丟他一眼，他以爲那位先生不知道又懷着什麼鬼心思呢。

這樣，便考完了。留在他的印象上的只是講堂的熱，天的呼吸同人的呼吸混合的氣味，排列的呆

板，沒有聲音的恐怖，同知事上講堂時灣成一條被包裹着的斜翅地移動的弓。

他的卷子都還大致不錯，只是沒有卷子的唱歌却失敗了，他不明白爲什麼他還沒有張嘴便心跳起來。國文也許是最好的，他常默誦着裏邊的得意的句子。果然，次日便有人報告他說打了一百分。不久便貼到校門外的牆上去了。

但是，到了第三天，他正在自修室裏據着案看一本水滸傳，書記躡着腳走了進來。他低聲告訴他道：“你們的歷史要重考了。”“怎麼一回事？”他驚疑地問。“你同張有貴的卷子雷同了。”他於是告訴他那件事的詳細的經過。昨天晚上，知事派人來請校長趕快過去，說有一件要事商量。校長去了後，他便拿出那兩本卷子給校長看。後來他們便商定了補考，後天，在縣署裏。“校長要給你們兩人記過呢，”書記最後說了。

他聽得幾乎要唾了出來，他厭惡極了卑鄙，他又後悔不該貪圖省事，他想像着在外面傳說的這

一個大笑話。他的最後一次的第一次所受到的侮辱。在這中間，他告訴了那書記說，那是他伯父的一篇文章，因為他平素背熟了，那天正遇到同樣的題，他一時發懶便照樣抄出了。他看見姓張的那時不住地回頭看他的卷子，誰知道他竟會這樣呢？說着，他恍惚又看見那顆不住掉回來的頭，他幾乎想在那上邊打他一個巴掌。他的心裏斷續地罵着：卑鄙！卑鄙！卑鄙！

消息立刻傳到各處。連最老的國文教員王先生都生氣了，睜大了眼睛，指着窗外罵着：“人家是抄他家裏的課卷，你是甚麼東西，也抄起來了！”

人們圍在明倫堂的前面看新掛出的牌示。姓張的記了一天過，他被赦了。當他出來的時候，他看見他們都在看他，他覺得他犯了一次大罪。

姓張的躲在他的房裏，一句話也沒有說。

他從此又得到了一次自譴，而且人們在他的眼睛裏邊也都受了株連，變得越可憎，出乎他的想像的可憎了。他只想着，補考終於會在羞恥中過去。

的，那他便到了家裏，他便永遠脫離了這個污穢的所在。

二次的卷子他做得很好，打了一百分，同國文卷子貼在一塊。而且他考了第一，他勝利了！

七

同學們都消閒地忙亂着了，東跑西跑，像脫獄的囚犯。離城近的且有已經回家的了，如姓周的便是一個最先宣布了自由的。那是一個短而胖的青年，而胖的倒寧可說是他的骨架，他的足正像把身體縮小了平放在地下的，他無處不表現着平板與笨重，讀起來書也同他走起路來是一樣的結果，他在班中常考的是最後一名。但是他的父親却非常愛他，不亞於一個木匠愛他的一塊最無用的木頭。他有一個姪兒子，很聰明，前兩年死了，一天，同學們同他談起這個，他們稱贊他的姪兒子而嘲笑他。立刻便響出了一陣嗚咽的聲音。看呵！那一塊奇怪的木頭竟流出淚來了，那樣多的淚，誰都絕望着以為自己沒有安慰他的能力了。忽然那個姓鄭的

教員的帶着一雙尖眼的臉在玻璃中出現，他立刻走了進來，用照例的嚴厲的看看着他的照例背不出書的學生。他不理他的責問，儘氣地哭着。別的人們便給說明了什麼緣故。教員的怒的臉色中立刻放出笑容，他像深刻地被感動了。他也像變成了一個同學，而且是最高尚的一個，和靄地對他們說：“他傷心了，你們不要再說了，呵！”他又轉向着那一面，“不要哭了，呵？”他說着，立刻又轉成了照例的口氣，但顯然有假裝的成分，恐嚇他道：“再哭我可要打你，呵！”他轉回身走了，像極歡喜的樣子，臨走到門口時，還輕聲贊嘆着：“這孩子還有點意思！”那個悲哀的人果然沈默起來了，不久，又恢復了原狀，他們又談起別的事情來。到了第二天，他的父親便最先來到學校裏，他便最先一個被接回家去了。

現在剩下六個人了，兩個姓趙的便是同他住在一個寢室裏的，他們是相隔三里地的鄉親。一個是本家的叔，直爽，一個是姪，樸壯，相同的是都能用功，但是家裏都很窮，所以他們一生的目的只用

在如何擔負家務那一件瑣碎的事情上。他同他們算最合脾胃，然而沒有同路人的友誼。他們爲了那一次案件都很不滿意姓張的，叔還當面責備過一次。其餘的兩個，是同張住在一塊，一個姓陳，別一個姓韓。韓，張都是老北鄉人，那裏向來都是種地的，離城很遠，被人們看做未開化的區域。但是，到學校成立了時，忽然從那裏跑了來第一個學生，爲人，功課都很好，博得人們一致的贊美，便在第一班裏畢業了第一到省城升學去了。第三班便第二批來了姓張的兩個，姓張的早以一個光榮的繼起者自命了，不料他遇見了這樣一個年少的硬敵。他已經是一個城市化的鄉下人了，機智，奢華。韓則有同他的外表而沒有他的心計。他們顯然也並不投氣。陳的一切，則只有他的叔父是城裏的一家緞店的老板這一點可以敘述。

他們那時正聚在炕上閒談，陳吸着一桿長烟袋走了進來。

“象山！你什麼時候回家？”陳向他問。

“我們打話後天走，”他說。“我的饑荒還沒有錢打，你的叔父能讓我走嗎？”他因為娶親做了兩件新衣服，是從陳老板的店裏賒的。

“我叔父也做不了主，我也不高興同他說話，”他說。“那叫張有貴替你打好嗎？他還欠的好多，等家裏小來他纔能走呢！”

“這個——我不願意要他打。”他說。

“有什麼呢！暑假後到省城你還他好了，他近來也覺着很對不住你呢！”

次日張有貴到他的房裏來。怎麼好呢？他們和解了。他也覺着事情倒沒有什麼大不了，他自己原也不該那樣，只是姓張的太過不去，太不像平素的朋友。但是，他們終於和解了。張有貴說了給他打饑荒，他也允許了。

欠債是他近三年來照例的事情，他每一次放了暑假總是很遲地回去，起先是欠飯錢，書錢，現在却又欠到衣服上了。這使他在每次回家之前都陷在憤怒的擾亂裏，他恨他的伯父愛錢，又恨他自己

不會用錢。他的錢總是時常不夠用的。現在，他輕鬆了好多，但他又覺得有些不能釋然，好像他收了一筆賄賂。終於，“管他呢！我還不應該用他的錢嗎？”他這樣糊裏糊塗地想着，作爲了事。

他想着這個姓張的，起先來的時常是那樣子一個山漢，人們都嘲笑他，不料竟變成這個樣子。可是，他自己也變了多了！他初來時纔只十四歲，穿着很好的衣服，先進的學生們都好奇而玩笑地在遠處指點着看畢業生，他覺着害羞而又討厭，他那時是怎樣一個小孩子呵！他莊重，但是又好遊戲，他自負，但是又很和氣。但這些，以後便都改變了。他簡直不能夠說出詳細的理由，何以他這樣純乎地驕傲，嚴厲，厭惡所有的人們。教員們都稱贊他，說他不但功課是第一，而且品性也是一個最好的。他時常看書，不告假，星期日不出門，不看戲趕會，不同同學和差人們吵鬧。他雖然也得意有這樣的批評，然而畢竟覺着他的生活上實在太少趣味了。

他幾乎像時常在獨居着的，除了一些閒談以

外，他找不見一個說話的朋友，說幾句比較要緊的話。是的，他在學校已經獨居終了，他現在又要回家裏獨居去了。他於是又想到家裏，忽然又從家裏想到學校近傍的老師衙門。那裏住過的老師的孩子，是他的一個很好的小朋友，他活潑，精幹，聰明，比他小一歲，民國成立後衙門被裁，他便搬到省城去了。他從前去過幾次衙門裏。他想起他來，就像想着他從前的自己，想起他的母親來，就像想着他自己的母親。他——想起他的姐姐，一個未出嫁的大姑娘，他有一次坐在她的房裏，他不敢看她，但他覺着十分愛她，像要想爬在她的身上。後來，他出來了，那一夜他同他的朋友睡在客廳裏，他在夢中恍惚像抱着他又像抱着她——那大概他又在想着他的女人了吧？